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一〇五回 巧心計暗地運機謀 真膿包當場寫伏辯

朱博如聽得承輝說出來的話，句句在理上，不覺回答不出來。並且已經說妥的一萬銀子好處，此刻十有九成的時候，忽然被這難題目難住，看著就要撒決了。但是看承輝的神情，又好像胸有成竹一般。回心一想，我幾十年的老江湖，難道不及他一個小孩子，這裡頭一定有個奧妙，不過我一時想不起來罷了。想到這裡，拿著煙槍在那裡出神。承輝卻拉了龍光出去，到茶堂外面，看各野雞妓女，逗著談笑。良久，才到煙榻前去，問博如道：「先生可想出個法子來了？」博如道：「想不出來。如果閣下有妙法，請賜教了罷。」承輝道：「法子便有一個，但是我也不肯輕易說出。」博如道：「如果實在有個妙法，其餘都好商量。」承輝道：「老實說了罷，你這一萬銀子肯和我對分了，我便教你這個法子。」博如道：「哪裡的話！我也擔一個極大干係的，你怎麼就要分我一半？」承輝道：「也罷，你不肯分，我也不能強你。時候不早了，我們明日會罷。」博如著急道：「好歹商量妥了去，忙甚麼呢。」龍光道：「一萬兩我是答應了，此刻是你兩個的事情，你們商量罷，我先走了。」博如道：「索性三面言明了，就好動手辦事了。」承輝道：「這是你自己不肯通融，與我們甚麼相干？」博如道：「你要分我一半，未免太很。這樣罷，我打八折收數，歸你二成罷。」承輝不答應。後來再三磋商，言定了博如七折收數，以三成歸承輝，兩面都允了。承輝又要先訂合同。博如道：「我這裡正合同都不曾定，這個忙甚麼。」承輝道：「不行！萬一我這法子說了出來，你不認帳，我又拿你怎樣呢。」博如只得由他。承輝在身邊取出紙筆來，一揮而就，寫成一式兩紙，叫博如簽字。博如一看，只見寫的是：茲由承某介紹朱某，代龍某辦一要事。此事辦成之後，無論龍某以若干金酬謝朱某，朱某情願照七折收數，其餘三成，作為承某中費。兩面訂明，各無異言。立此一式兩紙，各執一紙為據。

朱博如看了道：「怎麼不寫上數目？」承輝道：「數目是不能寫的。我們龍二爺出手闊綽，或者臨時他高興，多拿一千、八百出來，請你吃茶吃酒，那個我也要照分的；如果此時寫實了一萬，一萬之外我我不能分你絲毫了。這個我不幹。」博如聽了，暗暗歡喜，便簽了字，承輝也簽了字，各取一紙，放在身邊。

博如就催著問：「是何妙法？」承輝道：「這件事難得很呢！我拿你三成謝金，實在還嫌少。你想罷，若不明寫出來，不成個憑據；若明寫了，說是某人托某人設法致死其父，事成酬銀若干，萬一鬧穿了，非但出筆據的人要凌遲，只怕代設法的人也不免要殺頭呢！這個非但他不敢寫，寫了，你也不敢要。」博如道：「這個我知道。」承輝道：「若是不明寫，卻寫些甚麼？總不能另外謾一樁事情出來。若說是憑空寫個欠據，萬一你的法子不靈呢，欠據落在你手裡，你隨意可以來討的，叫龍二爺拿甚麼法子對付你？數目又不在少處，整萬呢！」博如道：「這個我都知道，你說你的法子罷。」承輝道：「時候不早了，這裡人多，不是談機密地方，你趕緊吃完了煙，另外找個地方去說罷。」博如只得匆匆吸完了煙，叫堂倌來收燈，給過煙錢。博如又走過去，和那幾個不三不四的人說了幾句話，方才一同走出。

龍光約了到雅敘園，揀一個房間坐下，點了菜。博如又急於請教。承輝坐近一步，先問道：「據你看起來，那老頭子到底幾時才可以死得？」博如道：「弄起來看，至遲明年二月裡，總可以成功了。」承輝又坐近一步，拿自己的嘴對了博如的耳朵道：「此刻叫龍二爺寫一張借據給你，日子就寫明年二月某日，日子上空著，由得你臨時填上。那借據可是寫的：

立借券某人，今因猝遭父喪大故，匯款未到，暫向某人借到銀壹萬兩。匯款一到，立即清還。蒙念相好，不計利息。棘人某某親筆。

等到明年二月，老頭子死了，你就可以拿這個借據向他要錢了。」博如側著頭一想道：「萬一不死呢？」承輝道：「就是為的是這個。如果老頭子不死，他又何嘗有甚父喪大故，向人借錢？又何故好好的自稱棘人？這還不是一張廢紙麼？當真老頭子死了，他可是為了父喪大故借用的，又有蒙念相好，不計利息的一層交情在裡面，他好欠你分毫嗎？」朱博如不覺恍然大悟道：「妙計！妙計！真是鬼神不測之機也！」於是就叫龍光照寫。龍光拿起筆來，猶如捧了鐵棒一般，半天才照寫好了，卻嫌「萬」字的筆畫太多，只寫了個方字缺一點的「萬」字。朱博如看過了，十分珍重的藏在身邊。恰好跑堂的送上酒菜，龍光讓坐，斟過一巡酒，然後承輝請教博如法子。博如道：「要辦這件事，第一要緊不要叫他見人，恐怕有人見愈調理病癒深，要疑心起來。明日再請我，等我把這個話先說上去，只說第一要安心靜養，不可見人，不可勞動，不可多說話費氣，包管他相信了。你們自己再做些手腳。我天天開的藥方，你們只管撮了來煎，卻不可給他吃。」龍光道：「這又是何意？」博如道：「這不過是掩人耳目，就是別人看了方子，也是藥對脈案的；但是服了對案的藥，如何得他死，所以掩了人耳目之後，就不要給他吃了。我每天另外給你們兩個方子，分兩家藥店去撮，回來和在一起給他吃。」龍光又道：「何必分兩家撮呢？」博如道：「兩個方子是寒熱絕不相對的，恐怕藥店裡疑心。」承輝道：「這也是小心點的好。」博如又附耳教了這甚麼法子，方才暢飲而散。

從次日起，他們便如法泡製起來，無非是寒熱兼施，攻補並進，拿著苟才的臟腑，做他藥石的戰場。上了年紀的人，如何禁受得起！從年前十二月，捱到新年正月底邊，那藥石在臟腑裡面，一邊要堅壁清野，一邊要架雲梯、施火炮，那戰場受不住這等蹂躪，登時城崩池潰，四郊延蔓起來，就此嗚呼哀哉了。

三天成殮之後，龍光就自己當家。正是一朝權在手，便把令來行，陸續把些姨娘先打發出去，有給他一百的，有給他八十的，任他自去擇人而事。大、二、三、四，四個姨娘，都不等滿七，就陸續的打發了。後來這班人無非落在四馬路，也不必說他了。只有打發到五姨，卻預先叫承輝在外面租定房子，然後打發五姨出去，面子上是和眾人一般，暗底子不知給了承輝多少。只有六姨留著。又把家中所用男女僕人等，陸續開除了，另換新人；開過弔之後，便連書啟、帳房兩個都換了。這是他為了六姨，要掩人耳目的意思。

朱博如知道苟才已死，把那借據填了二月初一的日子，初二便去要錢。承輝道：「你這個人真是性急！你要錢也要有個時候，等這邊開過弔，才像個樣子。照你這樣做法，難道這裡窮在一天，初一急急要和你借，初二就有得還你了？天下哪有這種情理！」一席話說得朱博如閉口無言，只得別去。直捱到開弔那天，他還買了點香燭鈔元，親來弔奠。承輝看見了大喜，把他大書特書記在禮簿上面。又過了三天，認真捱不住了。恰好這天龍光把書啟、帳房辭去，承輝做了帳房，一切上下人等，都是自己牙爪，是恣無忌憚的了。承輝見博如來了，笑吟吟的請他坐下，說道：「先生今天是來取那筆款子的？」博如道：「是。」承輝道：「請把筆據取出來，」博如忙在身邊取出，雙手遞與承輝。承輝接過看了一看道：「請坐請坐。我拿給先生。」博如此時真是心癢難抓，眼看著立時三刻，就是七千兩銀子到手了。忙向旁邊一張椅子上坐下。

承輝拿了借據，放在帳桌上，提起筆來，點了兩點，隨手拿了一張七十兩銀子的莊票，交給博如道：「一向費心得很！」博如吃了一驚道：「這……這……這是怎麼說？」承輝道：「那三成歸了兄弟，也是早立了字據的。」博如道：「不錯，我只收七折；但是何以變做七十兩呢？」承輝笑道：「難道先生眼睛不便，連這票據上的字，都沒有看出來？」博如連忙到案頭一看，原來所寫的那一萬的「萬」字，被他在一撇一鉤的當中，加了兩點，變成個「百」字了。博如這一怒非同小可，一手便把那借據搶在手裡。承輝笑道：「先生惱甚麼！既然不肯還我票據，就請仍把莊票留下。」博如氣昏了，便把莊票摔在地下要走。承輝含笑攔住道：「先生惱甚麼？到哪裡去？茶還沒喝呢。來啊！舀茶來啊！客來了茶都不舀了，你們這班奴才，是幹嗎的是啊！」一面說，一面重複讓坐。又道：「先生還拿了這票子到哪裡去呢？」博如怒道：「我只拿出去請大眾評評這道理，可是『萬』字可以改『百』字的！」承輝道：「『萬』字本不能改『百』字啊，這句話怎講？」博如道：「我不和你說，你們當初故意寫個小寫的『萬』字，有意賴我！」承輝笑道：「這句話先生你說錯了。數目大事，你再看看，那票子上『一』字尚且寫個『壹』字，豈有『萬』字倒小寫

起來之理？只怕說出去，人家也不相信。」博如道：「我不管，我就拿了這票子到上海縣去告，告你們塗改數目，明明借我一萬銀子，硬改作一百。這個改的樣子明明在那裡，是瞞不過的。」

說話時家人送上茶來。承輝接過，雙手遞了一碗茶。說道：「好，好！這個怪不得先生要告，整萬銀子的數目變了個一百，在我也是要告的。但不知先生憑甚麼作證？」博如道：「你就是個證人，見了官，我不怕你再賴！」承輝道：「是，是，我絕不敢賴。但是恐怕上海縣問起來，他不問你先生，只問我。問道：『苟大人是兩省的候補道，當過多少差使。署過首道，署過藩臺；上海道臺，是苟大人的舊同寅，就是本縣，從前也伺候過苟大人來；後來到了安徽，當了多少差使，誰不知道苟大人是有錢的。一旦不幸身故了，何至於就要和人家借錢辦喪事？就說是一時匯款沒到，湊手不及，本縣這裡啊，道臺那裡啊，還有多少闊朋友，那裡不挪動一萬、八千，卻要和這個賣草頭藥的江湖醫生去借錢？苟大人是署過藩臺的，差不多的人，那裡數得上和他拉交情，這個甚麼朱博如，他數得上和苟大人的少爺說相好，不計利息的話嗎？他們究竟有甚麼交情？你講！』這麼一篇話問下來，應該怎樣回答，還請先生代我打算打算，預先串好了供，免得臨時慌張。」朱博如聽了，默默無言。良久，承輝又道：「先生，這官司你是做原告，上海縣他也不能不問你話的。譬如他問：『你不過是個江湖醫生，你從那裡和苟大人父子拉上的交情，可以整萬銀子，不計利息的借給他？你這個人，倒很慷慨，本縣很敬重你。但不知你借給他的一萬銀子，是那裡來的？在那裡賺著的？交給龍光的時候，還是鈔票？還是元寶？還是洋錢？還是那家銀行的票子？還是那家錢莊的票子？』這麼一問，先生你又拿甚麼話回答，也得要預先打算打算，免得臨時慌張。」朱博如本來是氣昂昂、雄赳赳的，到了此時，不覺慢慢的把頭低下去，一言不發。

承輝又道：「大凡打到官司，你說得不清楚，官也要和你查清楚的，況且整萬銀子的出進，豈有不查之理。他先把你寶號的帳簿弔去一查，有付這邊一萬銀子的帳沒有；再把這裡的帳簿弔去一查，看有收到你一萬銀子的帳沒有。你的帳簿呢，我不敢知道；我們這邊帳簿，是的確沒有這一筆。沒有這筆倒也罷了，反查出了某天請某醫生醫金若干，某天請某醫生醫金若干。官又問了，說：『你們既然屬在相好，整萬銀子都可以不計利息的，何以請你診病，又要天天出醫金呢？相好交情在那裡？』並且查到禮簿上，你先生的隆尊是『素燭一斤，紗元四匣』，與不計利息的交情，差到那裡去了！再拿這個一問，先生你又怎麼說呢，這個似乎也要預備預備。」說罷，仍舊坐在帳桌上去，取過算盤帳簿，剔剔撻撻算他的帳去了。一會兒就有許多人來領錢的，來回事的，絡繹不絕。一個家人拿了票子來，說是綢莊上來領壽衣價的，共是七十一兩五錢六分銀子。承輝呆了一呆道：「那裡來這觀項帳，甚麼幾錢幾分的！」想了一會道：「這麼罷，這一張七十兩的票子，是朱先生退下來不要的，叫他先拿去罷。那個零頭並在下回算，總有他們便宜。」那家人拿了去。朱博如坐在那裡聽著，好不難過，站起來急到帳桌旁邊，要和承輝說話。承輝又是笑吟吟的道：「先生請坐。我這會忙，沒功夫招呼你，要茶啊，煙啊，只管叫他們，不要客氣。來啊！招呼客的茶煙！」說著，又去辦他的事了。一會兒，又跑了一個家人來，對承輝說道：「二爺請。」承輝便把帳簿往帳箱裡一放，「拍撻」一聲鎖上了，便上去。博如連忙站起來要說話。承輝道：「先生且請坐，我馬上就來。」

博如再要說話時，承輝已去的遠了，無奈只得坐著等。心中暗想，這件事上當上的不小，而且這口氣嚥不下去。看承輝這廝，今天神情大為兩樣，面上雖是笑口吟吟的，那神氣當中，卻純乎是挖苦我的樣子。我想這件事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縱使不能告他欠項，他藥死父親可是真的，我就拿這個去告他。我雖然同謀，自首了總可以減等，我拚了一個「充軍」的罪，博他一個「凌遲」，總博得過。心裡顛來倒去，只是這麼想，那承輝可是一去不來了。

看看等到紅日沈西，天色要黑下來了，才聽得承輝一路嚷著說：「怎麼還不點燈啊？你們都是幹嗎的？一大伙兒都是木頭，撥一撥動一動！」一面嚷著，走到帳房裡，見了博如，又道：「噯呀！你看我忙昏了，怎麼把朱先生擱在這裡！」連連拱手道：「對不住，對不住！不知先生主意打定了沒有？如果先生有甚麼意思，我們都好商量。」博如道：「總求閣下想個法兒，替我轉個圈，不要叫我太吃虧了。」承輝道：「在先生的意思，怎樣辦法呢？」博如道：「好好的一萬，憑空改了個一百，未免太下不去！」承輝道：「你先生還是那麼說，我就沒了法子了。」博如道：「這件事，如果一定鬧穿了，只怕大家也不大好看。」承輝道：「甚麼不好看呢？」博如道：「你們請我做甚麼來的呢？」承輝正色道：「下帖子，下片子，請了大夫來，自然為的是治病。」

正說話間，忽然龍光走了進來，一見了博如，便回身向外叫道：「來啊！」外面答應一聲，來了個家人。龍光道：「趕緊出去，在馬路上叫一個巡捕來，把這忘八蛋先抓到巡捕房裡去！」那家人答應去了。博如吃了一大驚道：「二爺，這是那一門？」龍光不理他，又叫：「王二啊！」便有一個人進來。龍光道：「你懂兩句外國話不是？」王二道：「是，家人略懂得幾句。」龍光又叫：「來啊！」又走了一個人進來。龍光道：「到我屋裡去，把那一迭藥方子拿來。」那人去了，龍光方才坐下。博如又道：「二爺，你這個到底是那一門？」龍光也不理他。此時承輝已經溜出去了。一會兒，那個人拿了一迭藥方來。龍光接在手裡，指給王二說道：「這個都是前天上海縣官醫看過的。你看哪，這一張是石膏、羚羊、犀角，這一張是附子、肉桂、炮薑，一張一張都是你不對我，我不對你的。上海縣方大老爺前天當面說過，叫把這忘八蛋扭交捕房，解新衙門，送縣辦他。你可拿好著，這方子上都蓋有他的姓名圖書，是個真憑實據。回來巡捕來了，你跟著到巡捕房裡去，說明這個緣故，請他明天解新衙門。巡捕房要這方子做憑據的，就交給他；若不要的，帶回來明日呈堂。」王二一一答應了。龍光又問：「舅爺呢？」家人們便一迭連聲請舅爺，承輝便走了進來。龍光道：「那天上海縣方大老爺說這個話的時候，新衙門程大老爺也在這裡聽著的，你隨便寫個信給他，請他送縣。我現在熱衷裡頭，不便出面，信上就用某公館具名就是了。」承輝一一答應。只見那去叫巡捕的家人來說：「此刻是巡捕交班的時候，街上沒有巡捕。」龍光道：「你到門口站著，有了就叫進來，不問是紅頭白臉的。」那家人答應出去了。龍光又指著博如對王二道：「他就交給你，不要放跑了！」

說著揚長而去。

博如此時真是急得手足無措，走又走不了，站著不是，坐著不是，心裡頭就如臘月裡喝了涼水一樣，瑟瑟的亂抖。無奈何走近一步，向承輝深深一揖道：「這是那一門的話？求大爺替我轉個圈罷！」承輝仰著臉冷笑道：「鬧穿了不過大家不好看，有甚要緊！」博如又道：「大爺，我再不敢胡說了！求你行個方便罷！」承輝道：「你就認個『庸醫殺人』，也不過是個『杖罪』，好像還有『罰鍰贖罪』的例，化幾兩銀子就是了，不要緊的。」說著，站起來要走。嚇得博如連忙扯住跪下道：「大爺，你救救我罷！這一到官司啊，這上海我就不能再住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取出那借據來，遞給承輝道：「這個我也不敢要了。」承輝道：「還有一張甚麼七折三成的呢？」博如也一並取了出來，交給承輝。承輝接過道：「你可再胡鬧了？」博如道：「再也不敢了！」承輝道：「你可肯寫下一張伏辯來，我替你想法子。」博如道：「寫，寫，寫！大爺要怎樣寫，就怎樣寫。」

正是：未得羊肉吃，惹得一身臊。未知這張伏辯如何寫法，且待下回再記。